

序曲

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展覽區的玻璃框裡，掛著一張古老的鹿皮地圖。

這張鹿皮地圖繪著一百多年前的淡水地形：有山，有水；有路，有樹；鹿在草原上奔跑，魚在海中沉浮。地圖的圖面染著幾塊由血跡所形成的汗漬，由於久經歲月的關係，如今已幾乎看不見了。

它其實是一道神奇的魔法門。只要使用一本魔法書上的特定咒語，便能穿越時空，經由地圖回到淡水的過去。一百多年前，西班牙神父西維多和淡水女巫瑪塔以巫術鑄造了它，而它也因此見證了一段淒美的愛情和令人驚心動魄的國仇家恨。

夜裡七點多，博物館已經打烊。館內的警衛來回巡邏，個個不敢鬆懈。

這個夜晚不太平靜，總有一些喧囂從外頭傳到館裡來。

鹿皮地圖開始不安分起來。地圖上的樹叢彷彿被一股強風吹得搖晃，似乎還能聽到樹葉沙沙作響。光，一道道的金色強光，穿透地圖上的那些樹叢，從地圖裡迸射出來。緊接著，月之華和他的姑姑月影相繼從鹿皮地圖裡衝出來，力道之猛，任什麼東西都無法阻擋。

「啞！」

展覽區的那個玻璃框立刻破裂粉碎。

之華和月影撞破了玻璃框，跌落在地板上。兩人都只受到一點輕傷，幸無大礙。

「鈴——」

博物館的警鈴頓時大作。

之華和月影一愣。怎麼回事？他們面面相覷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掉落在不是家裡的地方，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觸動警鈴。

望了一下四周，他們發現自己從時空通道回來的所在是一個博物館。鹿皮地圖是他們姑侄的私有財產，此時應該掛在淡水的家裡，怎麼會在博物館當展覽品公開地展示？

警鈴的聲響引來四名警衛。這些警衛慌慌張張地拔出手槍，對準月影和月之華，喊道：「不要動！」並且掏出手銬，準備上前拿人。

月影大叫一聲：「之華，用移物術！」

「好。」

兩人於是祭出咒語，手一揮，把警衛甩去撞牆。兩名警衛掉了槍。另外兩名緊握武器的警衛開了幾槍，但子彈都打偏了。

之華繼續用法術壓制著警衛，叫了一聲：「姑姑，快跑！」

月影取下掛在牆上的鹿皮地圖，轉身朝博物館的大門跑去。之華又揮了一下雙手，確定把四名警衛都撞暈了，才跟在姑姑後頭離去。

出了博物館，發現外頭是新公園。這裡不是淡水，而是臺北。但眼前的臺北竟不是記憶中的模樣。事實上，它的街景呈現著衰敗的氣象，樣子已經變得讓人幾乎認不得了。

在馬路上，數以千計的示威群眾和鎮暴部隊對峙著。

示威群眾舉著標語，高聲吶喊：

「廢除戒嚴，還我自由！」

「島民自決，歸化日本！」

鎮暴部隊指揮官用擴音器對示威群眾喊話：「你們已經違反戒嚴令的規定，請盡快解散，否則後果自行負責！」

月影和之華又是一愣。戒嚴？臺灣不是在一九八七年就解嚴了嗎？怎麼在這個年代的人民還在喊「廢除戒嚴」？

歸化日本？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在路上如此公開地主張？這麼主張豈不是犯了顛覆叛亂罪？這些人難道都不怕死？

看到這樣的景象，月影和之華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激情的示威群眾繼續高喊口號。突然，有人喊道：「我們是天皇的子民。為天皇犧牲是我們的光榮！衝！衝過去！」

什麼？這些人認為他們自己是天皇的子民？又不是在日本殖民時期，怎麼會這麼喊？之華頓時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。

那人的話鼓動了群眾。群眾紛紛向前衝，向鎮暴部隊丟擲石頭和汽油彈。鎮暴部隊開始反擊，一時棍棒齊飛，血滴四濺……。

地上到處是垃圾。一陣風把一張被扔棄的報紙吹了過來。之華撿起報紙，和姑姑一起看。報上斗大的標題寫著「分裂主義動亂加劇／對岸考慮武力接收」，相關的報導是「臺股大跌逾千點」和「臺灣爆發五年來最大移民潮」。

報上的日期是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。日期沒錯，但世局不該如此。

這時，有一陣奇怪的細微聲音從它們藏身的空氣裡鑽了出來，化成一條條無形的蟲蠱，逐一侵入人們的耳朵。

剝奇哈螞犸，蚋嘶剝犸呵幽臙咕……。

月影聽到這個聲音，神情開始恍惚。

之華叫了一聲：「姑姑！醒醒！」聽到這個聲音，之華也覺得自己的心神快被吸去，但他猛然提振精神，拉著姑姑趕快離開現場。

在示威群眾裡的很多人也都聽到了這個聲音。他們就像接到什麼指令，用日語齊聲唱出二戰時期的日本軍歌〈海行兮〉：

海行かば 水漬く屍

（如果赴向海上，我將成為浸泡在水中的軀體，

山行かば 草生す屍

如果前往山上，我將成為野草茂生的軀體，

大君の辺にこそ死なめ

只要是死在大君〔天皇〕的腳邊，

顧みはせじ

我都勇往直前。）

之華拉著姑姑跑到公園外頭，偶然瞧見一個比夜還黑的巨大身影在街道的樓房間閃過。之華知道那是什麼，也知道由於他們在過去時空的一個閃失，臺灣的歷史已經發生改變，而局面惡化到令人無法承擔的地步。

事情為什麼會發展到這種情況？必須從頭說起。

這是月影和月之華在「淡水漁人碼頭鬼船入侵事件」後的另一個經歷。他們這次要面對的是神威赫赫的日本皇室巨靈。

一 東京，國家神道

月影不曉得自己到底怎麼了？自從在淡水漁人碼頭那場爭鬥中握過西維多體內的魔法石，她的身體就一直很不好。原本到東京來是要靜養的，沒想到來這裡都已經一個多星期，她卻總是心神不寧。

時間是二〇一〇年的十二月初，時序已進入冬季，天氣變得越來越冷。在此之前的十一月下旬，她和之華好不容易才說服檢調單位，讓他們把西維多的骨灰帶到西班牙的加利西亞去安葬，以實現他們對西維多的諾言。

西維多的葬身之處，是一處靠海的墓園。他們請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來為他舉行安魂彌撒。

海風吹拂他們的頭髮，也撩撥著他們內心對逝者的思念。

歷經一百多年的流浪，西維多終於回家了。

西維多回了家，他們姑侄倆卻沒有回家。在西班牙稍作停留後，他們直接飛到東京，而不是回淡水。

事先，他們早已委託仲介，在東京的豐島區找到一間可供兩人住的租屋。房子不算大，約二十坪，但家具齊全，周遭環境清幽，離地鐵站不遠。只要搭都營地鐵三田線，之華可以到得了他在千代田區就讀的那所語言學校，交通還算便利。

月影想起兩年前她帶之華到東京來，租的房子也是在豐島區。月影那次來東京，一方面是為了陪伴之華，一方面是為了考察市場、拓展業務。她請了家教每天教他入門日語，過了將近半年，直到之華在二〇〇九年四月正式入學，她才返回臺灣。外國人想在日本留學，大多會受到年齡和學歷上的一些限制。月影那時可費了一番功夫，才讓語言學校破例收下一個年僅十四歲的臺灣學生。

之華的學業有點耽擱，每天都在補功課。

夜裡，當侄兒在房裡念書，月影總陪在他身邊，靜靜地看自己的書。

月影正在看的是從臺灣帶來的《女神記》中譯本，剛出版不久，作者是桐野夏生，一個很有名的日本女作家。她不只讀這本書的中文版，也買了它的日文版來讀，兩本書相互參看。

這是一本取材自日本古書《古事記》的小說，寫的是伊邪那美神的故事。

在日本神話裡，伊邪那美神相當有名，據說日本列島和自然界諸神就是她生下來的。

她的丈夫叫做伊邪那岐，也是一個神，而他休棄了她。

整件事情肇始於一場產難。伊邪那美神在生火神的時候被火嚴重燒傷，不幸死了，死後成為主管冥界的神。伊邪那岐神想念妻子，跑到黃泉之國，想把伊邪那美神帶回來。可是他不遵守事先的約定，回了頭，看到妻子死後腐爛長蛆的真面目，嚇得趕緊逃出來，最後居然聲稱斷絕關係，不要她了。

伊邪那美神氣不過，發誓每天要殺伊邪那岐神在人間掌管的一千個子民，以作為報復。伊邪那岐神不甘示弱，也說：「妳若是每天殺我一千個人，那麼我就每天造一千五百個小屋，讓人們當作產房。」

桐野夏生寫《女神記》，很認真地闡釋了這個神話，不只是重述。在書中，她設計了一個名叫波間的巫女。經由波間的敘述，讀者得以一窺伊邪那美神複雜的心理。這個波間也生過小孩，產後不久就被心懷不軌的愛人勒斃，死後成為伊邪那美神的侍女。

波間的不幸遭遇和主人類似。當她探索主人隱匿的心思，逐漸瞭解到：一個女人因生產而死，那還不是最痛的；最痛的應該是情感上遭到背叛，就算身為神祇，誰都無法接受這種事。

伊邪那美神為此懷恨。她對巫女波間說：「妳知道最難纏的情感是什麼嗎？沒錯，就是憎恨。一旦心懷憎恨，便只能靜待憎恨的烈火自行熄滅，才能得到安寧。但，誰也不知道那究竟要等到何時。」

這些話出現在中譯本的第九十四頁。當月影讀到這裡，她不禁停了下來，思索著這些話。

埋首在語言教材的之華這時抬起頭來，看到月影在一旁發愣，問了一句：「姑姑，妳在想什麼？」

月影回過神來，「哦，沒什麼。只是在思考書上的一些話。」接著，她好奇地問：「之華，你知道伊邪那美神和伊邪那岐神的故事嗎？」

「知道啊！」之華答說：「想瞭解日本文化，怎能不知道這個故事？」

月影在剛剛思考時有些心得，想跟侄兒談談，便問：「那你知道伊邪那美神最大的痛苦是什麼？」

之華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是怨恨。可是妳也無法叫她不怨恨吧？因為生孩子而掉掉，又被老公甩了，別說是神，就算是人也受不了。」

月影說：「我也認為伊邪那美神很值得同情。可是，同情她就能讓她每天殺那麼多人嗎？用殺人來洩恨是好辦法嗎？幸虧伊邪那岐神每天創造的生命比她殺的

人多，要不然這世上的人早被她殺光光。」

之華聳聳肩，問：「姑姑，那妳覺得伊邪那美神該怎麼做？」

月影反問道：「假設你是個醫生，而伊邪那美神是你的病人，那麼你會怎麼幫助她？」

之華想了想，靈機一動，笑著說：「我會勸她再去找個神來談戀愛和結婚，然後像以前那樣生很多神和土地。」

月影也笑了，「跟我想的一樣。」月影解釋說：「生的喜悅應該大過死的哀傷才對！伊邪那美神本來是個生產之神，後來含恨變成死神。如果說，伊邪那美神能夠從死神再度變成生產之神，那麼她的內心應該會得到平靜，而作為神話的一個重要人物，她對人間的啟示會更豐富！」

「哇！姑姑，妳的說法好有趣！這都是妳讀《女神記》這本書想到的嗎？」之華把姑姑手中的《女神記》拿來瞧瞧。翻開書的折口，一看到簡介說作者出生在金澤，他又說：「好巧喔！我在學校有個從臺灣來的同學，他的阿姨就嫁到金澤去。金澤很美，有『小京都』的稱號呢！」

「我有點渴，想去倒杯水來喝，」月影起身，問之華：「要不要順便給你倒一杯？」

之華說好。

月影前去廚房取水，端了兩杯來。

就在月影把其中一杯遞給之華時，她的手一顫，杯子掉落在地，「啞！」一聲摔破了。

月影覺得頭暈目眩，趕緊坐了下來。

之華急忙問道：「姑姑，妳怎麼了？」

姑姑在勸阻西維多的過程中受到魔法的震傷。之華不禁關切地問：「姑姑，妳在淡水情人橋上所受的傷，到底好了沒？」

「一直都在吃藥的，別擔心。只是我覺得很奇怪——」月影偏著頭，表情嚴肅地說：「之華，姑姑問你，你剛剛是不是在心裡想：『有姑姑在東京陪我念書，真好！』」

之華吃了一驚，反問：「妳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「我也不曉得。剛剛我把杯子遞給你，碰到你的手，只覺得我的手在一瞬間像受到了電擊。接著，你心裡的那些話就像一股電流，沿著我的手臂傳到我的大腦。」

之華好訝異，「一定是妳當時握住那顆魔法石，才會變這樣。影響大嗎？」

「就是頭會暈。休息一下就好。」

這一休息，也就沉沉地睡去。

之華把玻璃碎片和濺了一地的水收拾乾淨。他一夜沒睡好，總起身來看看姑姑。隔天，他和姑姑試了試，發現沒再出現這種狀況，而姑姑也無異狀，便沒有那麼擔心。

月影也不願之華為她多擔心。然而正是手能接收他人思維訊息的情形，讓月影明白了自己這陣子為什麼總感到心神不寧。原來在經歷那些事情後，她的身體正在產生一種微妙的變化。

月影不知道這種微妙的變化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影響，只期盼一切都能好轉起來。

隔天，之華一如往常到語言學校上課。月影見戶外陽光明媚，決定出門，到遠一點的地方去逛一逛。

她去了台東區的上野公園，坐在櫻花木下，望著一地金黃的落葉，想像著櫻花再過幾個月就會盛開的樣子。

接著，她進了公園裡的東京國立博物館，在那裡待了兩個多小時，出來後又就近到淺草寺去。

淺草寺是東京歷史最悠久的寺廟，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。據說那尊觀世音佛像，是一千三百多年前一對打魚的兄弟在漁網裡發現的，本身的來歷就帶有神奇的色彩。後來，這尊觀世音佛像被當作「祕佛像」而加以祕藏，不讓參拜者直接看到，這就更增加了佛像的神祕感。

到了九世紀，有個法號叫圓仁的高僧到淺草寺拜謁，為淺草寺雕製了一尊與祕佛姿態相仿的佛像。這尊仿製的佛像，在初期還讓人直接膜拜，後來也被當成鎮寺之寶，不輕易示人，一年裡只在特定的日子才公開。

月影進了掛有大燈籠的雷門，隨著穿梭如流的人潮往寶藏門走去。等她來到正在舉行法事的本堂（主殿，也叫觀音堂），這才驚訝地發現，原來這一天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居然就是圓仁所製佛像公開供人參拜的那個特定日子。

不來則已，一來淺草寺，就見到了難得一見的鎮寺之寶。

觀世音慈眉善目，神態安詳。對著那尊古樸莊嚴的佛像，月影閉上了眼，雙掌合什，虔誠致敬。就在這時候，一條朦朧的江河影像穿越了她的腦海。江河上空，飄浮著稀微的月光；江河之中，一名裸身的男子用雙手舀水往身上潑灑，彷彿

佛在洗淨自己的身體。當月影還來不及「看」清楚男子長得什麼樣子，腦海中的那些影像就已經消失了。

在一瞬間出現於腦海的那個影像，氣氛平和，肅穆得就像一幅宗教畫。月影睜開了眼，覺得詫異，卻不害怕。

為什麼會感知這個影像？月影感到不解。莫非是淺草寺的觀音想對她有所啟示、想藉此對她說些什麼？月影想不通。

想不通的問題，只好放在心裡。月影又拜了拜觀音，接著一一瀏覽了寺裡的其他地方，然後在附近有名的「大黑家」吃天麩羅。

時間已過傍晚，是該回家的時候了，月影動身去搭地鐵。途中，她在座位上打了一個盹兒，錯過轉搭其他列車的站，於是在「九段下站」下了車，打算用走的去附近的「神保町站」，在那裡換搭三田線。

九段坂是靖國神社所在，出站後映入眼簾的便是靖國神社的「境內」。

這座神社聞名於世，也是瞭解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據點。然而基於某種民族情感，月影始終沒進去過。

靖國神社的入口聳立著「开」形狀的「鳥居」，氣勢十分雄偉，遠遠地就能看得到。

日本神社的門都是這樣的，只是大小不同，而「开」的形狀也略有差異。所謂的鳥居，意思是飛鳥棲居之所，它區隔了神和人的兩個世界。這樣的名稱倒是很有詩意，只不過當年建造靖國神社這大鳥居的巨木，是日本政府在統治臺灣時期從阿里山運來的。

裡頭的主殿供奉著明治維新以來為大日本帝國戰死的亡靈，數目有兩百四十多萬個，包括來自臺灣、朝鮮、滿蒙和南洋等各殖民地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日本捐軀的戰士。其中出身臺灣的戰歿者有兩萬七千多名，包含原住民組成的「高砂義勇隊」。

這些亡靈都以名列《靈璽簿》的方式「合祀」在一起，成為一種「精神共同體」，被靖國神社奉為「靖國大神」。

只要為國捐軀，死後「英靈」便能側身靖國神社，受天皇禮敬，這在過去給日本國民何等的激勵，也難怪那些日本軍人勇於效命。據說在戰時，很多日本年輕士兵都以「在靖國神社相會」互許。而〈九段之母〉這首在戰時流行的歌，敘述一個日本母親拄著拐杖，從鄉下前來九段坂探望入祀在靖國神社的兒子。看著兒子在秀麗的神社裡與神明一起受人祭拜，她不勝惶恐也不勝感激，不禁流下欣

慰的淚水。

宗教被注入政治的企圖，並在軍事上發揮應有的作用。從明治維新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，日本是個「祭政一致」（即神道與政治合一）的國家，而結合「軍國主義」以作為國民信仰的便是「國家神道」。

什麼是國家神道？月影一邊走一邊在心裡想，若是有人這麼問她，她肯定會從日本神話談起。

伊邪那岐神休了伊邪那美神，在離開黃泉之國後，感到身體不潔淨，便到水中去洗滌自己的身體。

當他洗淨全身，還是繼續在洗。從他的左眼、右眼和鼻子相繼生出一個女神和兩個男神，分別是天照大神、月讀命（也叫做月夜見尊）和建速須佐之男命（也叫做素盞鳴尊）。這三個神分別是日神、月神和海神，號稱「三貴子」。

建速須佐之男命的子孫大國主命（也叫做大物主命）建立了出雲國。大國主命遵照天照大神的指示，把出雲國讓給天照大神自己的子孫，天孫邇邇藝命（也叫做瓊瓊杵尊）。

天孫邇邇藝命的後代便是神武天皇，也就是日本的第一任天皇。

自古以來，一代一代的日本人就是根據這個神話，認為他們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。

日本的神道起源於原始宗教，在兩千多年的歲月裡形成許多不同的類型。其中，「神社神道」最接近原始神道的形態，以神社作為中心而供奉諸神；宮中奉行的是「皇室神道」，以祭祀天皇祖靈和天照大神等相關諸神作為主要活動。

日本是在明治維新後，才變成一個以侵略為生存之道的國家。

在明治維新後成形的國家神道，便是結合「皇室神道」和「神社神道」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神道，讓天照大神變成全國最高位的神，藉以強化全國百姓對天皇的信仰。

在這種對天皇的絕對化的信仰裡，靖國神社不僅成為一種榮耀的表徵，也成為一種「永恆的誘惑」。

懷有赤誠的子民，來吧！來為天皇效命，來替國家打仗！你若戰死，你的靈魂就會被招到靖國神社，以崇高的精神姿態而存在。

老實說，那種經由合體的形式而顯現的意志，不得不令人生畏。

月影想起多年前風行的日本卡通「百變金剛」，也是在講合為一體的。只不過百變金剛的合體，能合也能分；在靖國神社裡的合體，卻是只能合而不能分。不

能分的合體，會不會因為什麼東西「卡」在裡頭而出現無法處理的問題？

一想到「卡」，又想到女神卡卡（Lady GaGa）。怎麼會在思考靖國神社這麼嚴肅的問題時，想到那個專愛搞怪的女藝人？為了自己一時莫名其妙的聯想，月影不禁笑了起來。

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，就讓她完全笑不出來了。

月影走著走著，忽然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從她後面跨過她的頭頂，向她前頭一路走去。定睛一瞧，她驚駭地停住腳步，嚇得動都不敢動。

什麼？那是什麼？

月影不敢相信她所看到的居然是一個巨大的透明身影，看他的樣子約有兩、三層樓那麼高。

那是一個舊時的日軍將領，頭戴軍帽，身穿軍裝，胸佩菊花家紋，腰繫武士刀。他騎著一匹也是透明的馬，沿著靖國神社的周圍，向前方慢慢地踱著，似乎在巡邏。他與所有的物體都能重疊，因此就算踩到車輛和行人，也不會把他們踩壞或踩死。事實上，和月影一起走在路上的行人根本沒發現他的存在。

能發現他的存在的只有月影。

那將領似乎也察覺到這一點，走到一半，突然勒住馬的韁繩，緩緩回頭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瞧著月影。

巨靈的一對眼珠頓時燃燒起來，像兩顆火球；從他的眼睛裡射出兩道銳利的光芒，如同探照燈的兩道強烈燈光，照在月影的身上。

月影無法直視那強光。她的一顆心砰砰地跳，直感覺那兩道光芒在她身上游移，似乎穿透她的皮膚，在她體內搜尋，不知在找什麼，簡直把她的五臟六腑都翻查一遍。月影被嚇得連氣都喘不過來，更別說會想到用法術來抵抗。

那將領完成搜索，收回如探照燈的目光。他在馬背上以一種人類根本做不到的彎姿俯身，探頭凝視著月影。

月影看到眼前出現了一張比人體還大的臉，感受到那臉上表情的威嚴。

突然，那臉張開巨口，朝月影大吼：「喝——」只見一陣狂風從巨靈的嘴裡湧出。那陣狂風似乎夾帶著無數的看不見的碎玻璃，掃得月影全身沒有一個地方不感到刺痛。

月影渾身抖顫，想逃，但她的腳好像生了根，一步也無法移動。

那將領似乎也沒有要傷害月影生命的意思。他直起身子，緩緩回過頭去，驅動坐騎，繼續往前走。本來聽不到的馬蹄聲在這時候也能聽到了——

扣，扣；扣，扣；扣，扣；扣，扣；扣，扣……

巨靈消失後，月影差點癱軟在地。

真是不可思議！怎麼會看到這樣的東西？難不成是那忠於大日本帝國的某位將軍，在死後仍在敬謹地執行他「護國」的重責大任？就像西維多那樣，把教派賦予他的任務從生前一直貫徹到死後？真不能輕忽靖國神社這個地方啊！在那裡頭，究竟還藏有多少個這樣的「忠靈」？

月影花了好一會兒的工夫，才讓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恢復正常。

她終於搭上三田線，回到了家。

之華已經在家。他見姑姑進了門，拿著日本地圖興沖沖地去找她，說：「一個星期後，這一期的學業就結束了。我們會有一個十天的寒假。妳看我們到哪裡去玩呢？——咦？姑姑，妳怎麼了？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」

月影還在想先前遇到巨靈的事。「喔！沒什麼。」她一時回過神來，決定不告訴之華這件事，免得他擔心或生出什麼恐懼感。畢竟在語言學校念書期間，之華還得待在東京千代田區，與靖國神社為鄰。她換了一副愉快的表情，說：「想去玩嗎？好啊！你說到哪裡去？」

之華在地圖上指指點點，「京都、大阪、名古屋，還有東北和北海道，姑姑妳都去過了。能選擇的有沖繩、橫濱、奈良、長崎——」

「就長崎吧！我一直很想去看看早期荷蘭人在那裡留下的遺跡。我們可以在豪斯登堡過一晚，然後去看看原爆資料館等地方。如果時間夠的話，我們還可以就近去福岡玩玩。」

旅程的規劃聽起來不錯，之華欣喜雀躍。

過了一個星期，他們搭機飛到了長崎。一切都如計畫中那麼樣進行，姑侄倆玩得很高興。但完美的旅程畢竟還是出現了瑕疵，那就是月影在參觀原爆公園時竟昏倒了。

站在那座建於原子彈爆炸中心的黑色御影石紀念碑前，月影想到那麼多的生靈在瞬間蒸發，彷彿聽到無數的呻吟聲、哭嚎聲如潮水般從四周向她湧來，彷彿也看到一張張扭曲的臉在她眼前浮現。「我要怎麼樣才能分擔你們的痛苦？」一想到這點，月影不禁悲從中來，撲簌地流下眼淚，接著就暈了過去。

之華急得不得了，忙打一一九叫救護車，要送姑姑到當地的醫院。幸虧姑姑沒多久就甦醒，而且恢復正常，沒再發生什麼狀況。

他們還是照原來的旅遊計畫走。

親眼目睹原爆遺跡，想必對月影的心靈產生莫大的衝擊。那幾晚，月影老是夢到一朵巨大的蕈狀雲，從大地冉冉升起。